

e842360 / May 27, 2011 10:20PM

[台灣文學 不等於台語文學](#)

2011-05-27 中國時報 【陳芳明】

黃春明接受「百年小說研討會」的邀請，五月二十四日在台南的文學館演講，題目是「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」。在演講過程中，遭到一位據說是台語教授的鬧場，嗆聲黃春明不用台語創作是很可恥。當場還有人舉起布條抗議，顯然是有備而來。黃春明是宜蘭人，他的小說不僅在台灣受到歡迎；而且在亞洲、在國際文壇頗受尊重。他的文學風格非常接近土地，語言也極為活潑。故事中的人物具有鄉土意識，但他從不以鄉土作家自居，小說中的對白，也常常溶入台語句法，生動而親切，他也從不自封是台語作家。

凡是閱讀黃春明的小說，都不能不受到他寬容的心懷所感動。他的台語傳播與感染，絕對毫不遜於以台語專家自命的運動者。在演講中，他特別強調，語言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具體實踐，絕對不能藉由毫無統一的拼音語法訓練出來。他呼籲，如果是愛台灣就不要害台灣。

在會議中鬧場的台語教授，有他一套苦心造詣的拼音系統，卻又與典雅的基督長老教會羅馬拼音出入頗大。長老教會的台語系統，已有長久的歷史淵源，他們在每天的禮拜過程中，在日常生活確切實踐。其影響力深入民間，傳播力量非常強大。絕對不是深鎖在學院裡的僵化教育，能夠相互比並。如果黃春明沒有使用台語創作是可恥，一位大學教授使用國語在會場抗議，才是真正可恥。

台灣是一個多族群，多語言的社會。如果要定義台灣文學，就必須以台灣的歷史經驗與社會內容為依據。如果所謂台語是指福佬語，那麼如何定位客語、外省與原住民的作家？鍾理和是美濃客家人，他的文學作品從來就是以白話文創作。依照這位台語教授的指控，鍾理和不僅不能納入台灣文學，而且還有可恥之嫌。

殖民地時期最成熟的台灣文學作品，幾乎都是以日文創作。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作家，楊逵、張文環、呂赫若、龍瑛宗、吳濁流，沒有一位不是依賴日文從事創作。他們在小說中，除了少數台語對白之外，都寫出一手漂亮、流利的日文。他們藝術價值，到今天仍然呈現無可輕侮的尊嚴。他們使用殖民者的語言，卻完全無損文學中的批判精神。

黃春明的小說〈沙啞娜拉，再見〉、〈蘋果的滋味〉，道出七〇年代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抗議，對於美日帝國主義的批判，到今天仍然散發令人動容的精神。語言是負載思想的最好容器，只要能夠使藝術價值與抵抗精神真實傳遞出來，便無分台語與國語。何況，國語在現階段是各族群相互溝通的最佳平台。刻意彰顯特定族群語言的重要，無異是在傷害其他族群的情感。

所謂台灣文學，並不等於狹義的台語文學。在本島與離島的任何族群寫出的所有作品，都是屬於台灣文學。語言傳播與訓練，不能永遠抱持受難心態，不能只是以脆弱的心情抗議，而是走進生活，介入社會，寫出具有高度藝術的文學，才能使語言健康起來。

(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，本文轉載自最新出刊的1736期《時報周刊》子午對流專欄)

[size=x-large]/[size]